蓮谷先生讀易索隱

讀易索隱叙

易之隱未易索也索隱者何

偶得

夫隱者也夫造化之隱伏羲有以發之矣伏羲之隱文王周公有以發之矣文王周公之隱孔子有以發之矣隱發於孔子易之道無遺隱矣而尤有待於後之人之索之何也曰世儒不深究孔子之旨而自爲之說至謂四聖人之易不同噫使四聖人

之易不同則聖人之道亦不同矣而何以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若然宜夫分析破碎支離牽繞隱之發於孔子不能不復隱於後世也此讀易索隱所由以作也雖然易之隱豈易索哉索之而尤有隱焉者以俟後之君子　　旹

嘉靖甲辰一陽月望日古睦壽昌遷谷道人洪鼐書

讀易索隱後序

易經難讀以隱而難索也夫非易之難也而讀者難之易無隱也而索者隱之故程子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也況可摘之以章句小之以卜筮而能不至於隱晦也耶我

國家天啓斯文易道復著始有虛齋蔡子楓山章子發乎程朱之隱迄我蓮谷先生

又以發乎章蔡之隱此讀易索隱所以有書矣御生也晚葢嘗執是經以求進而時之誦言忘味者復阻曰先生之學理學也故其爲言造理之言也惟其為造理也是以欲求同其理於四聖而不敢求同其言於諸儒子曰有是哉理之既同也而有病於言之異也世惟求同於言而不求同於理此易道之所以或隱也不能不待先生

而發也、於是侍左右者二年、先生始出是書以示御、御敢拜而颺言曰、易道其有興乎、聖人之意其可見乎、蓋是書之作也以齋戒洗心之德而神明乎潔浄精微之藴以三絶韋編之功而發揮乎一以貫萬之理、因畫以示者因意以畫、因爻以例者因言以宣、無心於章蔡而言語之外有蒙引也無心於程朱而言語之外有傳義也、無

心於羲文周孔先得我心之同然也是何也易不外乎一陰陽也陰陽一理也理一中也自夫過者見之謂之過自夫不及者見之謂之不及而易之道於是乎終隱矣然則先生大明易學之功不在此書乎因拉同志者請登諸梓以昭四方讀易之法以廣先生無隱之心先生諱爵字廷器首以書經魁浙其讀易索隱則退而脩諸蓮

谷中者云

旹

嘉靖乙巳仲春吉旦同邑門生吳御頓首

拜書

世宗廿四年

餘姚夏仁書

金陵劉序

餘姚黃浩刊

嘉靖丁未季春
吉旦順裕堂刊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上經卷之一

門生徐　啓
吳　御校刻
姪　洪一鵬

乾四德

乾健也言天之性情也所謂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也性静而情動性静亦謂之健而不已何也伊川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邵子謂動静之間乃天地人之至妙夫子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動以氣之發散言故曰其動也直故元為動之始亨為動之極動極則復静静以氣之收斂

言故曰其靜也專故利為靜之始貞為靜之極靜極則復動貞則又生元元則亨利貞又復如是矣此乾之所以為徤而天命之所以不已彖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之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利也保合太和天之貞也天以元亨利貞為命而付於人人受天元亨利貞之命具於心而為性性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其付其受衆人固無異於聖人而聖人則獨能與天為一也故彖傳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是聖人之仁禮即天之元亨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之義智即天之利貞也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學之而未至學之云何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言仁當以身體之虛齋曰内而心之所存無一念之非仁外而身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仁自我出而我其仁之體也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是也嘉會足以合禮會猶際會聚會會合朱子曰禮者尊卑貴賤相接之體相接即會也故語録云須是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虛齋曰物有萬類莫不各有

定理君子則以物處物使之各適其宜分限截然不相踰越疑若不和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即和之所在蓋其守分之嚴明既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瀆則其恩意之浹洽自足以相固而不至於相戾和不生於和而生於嚴和自利生也貞固足以幹事虛齋曰凡萬物貞固之時其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保固無遺是即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來日之爲元爲亨爲利爲貞者悉皆于是乎取給焉此解天之正固與在物之正固爲甚明至解君子之正固朱子則曰知其正之所在而固守弗去虛齋因推之云如知孝之所以爲孝者道理是何如却依此道理固守之

則成箇孝矣固守以其行之堅言兼仁與勇也其解君子之正固何其大戾于在天在物者耶殊不知正固二字只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即在人之保合太和也太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子曰靜虛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豈非正固足以幹事而智亦在其中乎何必執泥知而弗去爲智然後足以幹事也大學以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爲心不正必無之然後爲正心則正字依此解自明此即文言之閑邪存其誠詩之思無邪夫子之絕四與無適莫中庸之立大本周子之無欲爲一明道之無將迎內外伊川之主一也孟子以知而弗去爲智之實

乃孝弟而言是偏言之智以用言也若此則專言之智以其體言而幹事則用也學者豈可徒泥其文而不各求其義哉虛齋引韓非觧老曰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又引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知不鑿者乃能斷大事以上句爲體仁足以長人下句爲貞固足以幹事所引皆是而所觧則非孟子惡智之鑿正以不能順其自然之性乃以穿鑿而求之於外故耳譬如木石原無孔竅而以椎鑿穿穴之也人能正而且固則私意不萌天理昭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於天下之事皆能見幾精義順而應之又何難幹之有

四德以配人事亦無不可元始亨通利遂貞成是人事之有始有終盡善盡美者也占者能體乾之剛健中正則四德之見於人事也何有蔡云聖人於乾只欲人如乾様於坤則欲人如坤様此說甚正當

蔡云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也比時字尤切愚謂貞者正也時者中也正或不中中則未有不正者也故夫子贊彖每曰時義之大時義即中也凡事固利於貞然有貞凶有貞厲有貞吝何也故正為善中為至善中則無所謂凶厲與悔吝者矣

龍德而隱者也　一節

龍者变化不測之物聖人者神明不測之稱龍之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躍而躍時飛而飛其德一中而已矣聖人之時行而行時止而止時久而久時速而速其德亦一中而已矣大哉中乎其幹天下之道乎樂則行之達則兼善天下放之彌六合也憂則遠之窮則獨善其身卷之退藏於密也知此則知聖人之德一龍德而已矣或曰龍德正中何也曰有是德而居是位位與德稱曰正遇是時而行是道道與時宜曰中九二得時得位故曰正中盖易凡言正中者主時位也凡言中正者主德行也此讀易者所當

知
聖人身有窮達位有得喪時有通塞而中之德無往而不在樂則行之行此中也憂則違之違此中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何莫非此中耶九二之閑邪存誠言信行謹九三之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九四之上下無常進退無恒要皆致中工夫至於善世不伐德博而化居上不驕在下不憂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又皆中之效驗也

貴而無位 一節

無位無輔無民非實無也有位而不可保有民而不之戴有實而不之助有若無也由其亢故也故云窮之災窮亢極也又云與時偕極言時既極而志意與之偕極也若聖人則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何偕極之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二節

此贊乾之元亦以見其統天蓋元者善之長萬物所資以爲始者也乾之所以健而不息者生物而已元其生物之心之始也始則必亨生則必長也是亨固元之所爲至於收歛歸藏而爲利貞則元之性情於此見之是利貞一元之所爲也由此觀之乾之元其始也能以美利利天下其

終也無一物不在所利之中不可得而名言其所利乾之元何其大哉

大哉乾元　三節

此復贊乾之大乾者天之性情也剛其性之質健其性之能中正者剛健之盡善盡美性情之自然而然要不出元亨利貞之四德而已分而言之利貞其性元亨其情中正性情之德也惟其剛健出於中正此其至純且粹而又極其精焉純則不雜粹則無疵精則無一毫之疵雜也乾之爲道何其大哉至若乾之六爻發揚揮布而爲潛見惕躍飛亢之辭所以旁通曲盡乾之情耳盡情則性在其中體

用一原也故聖人時乘六龍猶天之雲行雨施則聖人能致天下之平者豈非體乾道之大業耶

九二九三九四文言

易卦首乾坤而以乾坤配天地夫子贊乾尤重于坤而四德六爻俱以聖人明之是聖人即天也至論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于九二則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于九三則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九四則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是則聖人之所以聖不過進德脩業而已矣盖九二之閑邪存誠即九三之内主忠信外慎言行而已矣盖九二之閑邪存誠即九三内主

忠信也九三之修詞立誠即九二之言信行謹也內外交脩作聖之功也伊川所謂存乎中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亦即坤六二之直方大故明道謂此只是要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伊川謂敬義夾持便可直達天德者此也夫子之言丁寧簡切如此而後儒註釋支離牽合使學者茫然無下手處豈不悞哉或曰忠信以內言而謂之進德何也曰此所謂學有緝熙于光明而聖敬日躋者故中庸尊德性在于致廣大極高明蓋主忠信而邪不能入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非進德而何又曰修辭立誠以外言而謂之居業

何也曰居者居積之居乃廣業也先儒作居處之居故必說歸立誠蓋此句重在修辭能修辭則誠自立而業斯廣矣以其有是實事也曰九四之道進德修業或謂德業已備但欲及時而進以行其進修耳然乎曰德業隨時位而在皆當進修九二九三皆已進者但未進至九五地位耳雖九五上九亦當修也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亦當分屬內外可乎曰不可此皆修辭之事立誠之功也知至知終在修辭之初至之終之在修辭之內知至者知言行之至善也爲當歸宿之地也知至而欲至之故曰可與幾幾者事之微一念之發也知終而必終之故曰可與存義義者

立也存者得也言行適其宜而至善爲我得也至善爲我
得誠亦由我立矣所謂修辭立其誠者此也曰知至伊川
謂求知所至故曰知之深則行之力又曰知至是致知學
問思辯皆致知知至之事子以爲至善何所見而云然也
曰夫子言忠信進德而繼以修辭立誠言修辭立誠而繼
以知至知終聖言固有次第語意未嘗不貫也蓋忠信進
德以心之存主言一誠足矣再無別工夫若修辭則涉於
事涉於事則有始終矣蓋幾爲事之始義爲事之終非至
善不可言幾與義矣然此幾也義也非由外得也由忠信
而得之也所謂誠則明也游氏謂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

爲能應者是也若謂夫子合忠信修辭而別爲學問思辨而設恐聖言不如是之深晦而意不若是之支離也明道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誠爲實居業處欵學聖賢以希天者宜深味於斯昔司馬温公告劉元城須自誠入誠自不妄語入亦頗得忠信修辭之意但其心爲誠字繫縛不免有將迎意必而無勿忘勿助之妙故後劉元城遂流而入於禪

或又曰下節以學聚問辨寬居仁行言則九二以學問思辨爲知至者未爲無據也曰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

誠謂之教主忠信而知止知終者自誠而明也由學問而寬居仁行者自明而誠也夫子以聖賢之學有二者故于下卽復足其義云耳然誠而明者未嘗不及學問如夫子之好古敏求堯舜之稽衆問察是也自明而誠者亦未嘗不主忠信如顏子之博約兼盡曾子之忠恕一貫是也學者誠能融會默識而貫通于言意之表則知聖言攸當而無贅辭復說者矣或曰主忠信而謂之誠可也寬居仁行而亦謂之誠何歟曰居者居貯居積之居寬居則內之所積者皆實理仁者心無私而事當理事當理則外之所行者皆實理內外皆實非誠而何曰大人卽聖人大人之德

無往不合何以見之曰大人內忠信而心無私大德之敦化也外脩辭而事當理小德之川流也有大德以敦化即天地之無不覆載四時日月之錯行代明也有小德以川流即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也則其喜怒予奪愛憎取舍蓋與鬼神福善禍淫栽培傾覆者一致矣若夫先天而立事後天而奉時又焉往而不得哉伊川以聖人合道言是兼內外朱子以無私言有內而無外也

反復道也

往來于懷則是常情意必固我將迎繫吝之私非所以語聖人也還依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爲是既進復退既動

反息退而復進息而反動是反復也未嘗離道蓋動進必中節而退息必戒懼何離道之有

忠信所以進德

人能一誠自存則群妄退聽而天德日新自不容已所謂緝熈光明聖敬日躋者也中庸尊德性只在致廣大極高明主忠信所以致之極之而德性昭明者進德也故此忠信當觧作不欺以實皆主心言所謂主忠信也人能忠信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德不期進而自進矣忠信進德修辭立誠表裏無二致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終始本一貫也忠信進德程子所謂且省外事惟進誠心涵養須用敬也

亦敬以直内之事知至知終所謂進學則在致知并修辭皆義以方外之事朱註與蒙引必欲以忠信屬知似牽强葢中是中心爲忠信是體之則信能忠信則自知至而可與幾誠則明也亦即程子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之意忠信修辭皆屬行知至知終知本於行也先知至而後至之先知終而後終之行本於知也此可見知行互相發也必欲先知而後行此朱說所以偏也知至而欲至之知終而必終之則脩辭不待言矣

坤元亨

坤順也地之性情也地之性情惟順承天施而已天有四

德順承天施要亦不外於四德也故乾曰元亨而坤亦曰元亨於利貞獨曰利牝馬之貞何也蓋地之元生物之始動而已地之亨生物之向榮而已功猶天也至於利貞雖由天施而地之功爲大何也利者生物之向於成也貞者生物之向於實也成實雖本於天而地獨收其功驗之品物可見矣牝馬順而健者也非地順健烏能收成實之功哉由此觀之坤之元亨雖屬於地而不出於地坤之利貞雖由天而不成於天夫坤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地道既然而臣道妻道可不然耶故先則迷後則得先者率先倡始也後者處後代終也主利而不

制義主利者遂成乎物也制義者始通乎物也西南陰方終物之地乃與類行衆所與也故得朋東北陽方衆不與也故喪朋是則率先倡始則不吉先迷失道也處後代終則有慶後順得常也故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安者安靜貞者正固後而不先終而不始利而不義西南而不東北安靜正固也安靜正固地之無疆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應地之無疆也占者居坤之位體坤之道可不慎擇于斯哉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乃終有慶以愚意言之還是總繳上文此終字即六三之無成有終之終字即文言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終字凡

居先倡始者始也處後代終者終也故先則迷不制義東北則喪朋以居先倡始而不利也後則得主利西南得朋以皆處後代終故有慶也本義以反之西南解終字且一終字何得有此四字在内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安於正則吉凡後主利西南則得朋是安於坤道之正則吉也先之則迷則失朋不吉矣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六二夫子加一以字而又以一動字先之不能無輕重言六二之欲動不徒動也本於内直則動於外者方矣此推

本之辭歎人知所輕重也若作兩平則夫子爲贅辭矣

六三含章可貞

含章與從王事對看一應一出也若占者含章未出則當固守其美或已出而從王事則不可專成其事而當代有終也禮言婦人事無專制行無獨成即此無成有終之說坤乃地道臣道婦道故當退後一步無成朱子作無始有終程子作不敢居其成功虛亝作不能率先立事進亝徐氏作不敢專成專成猶言專制之意文言謂弗敢成又云地道成而代有終詳一代字進亝說是中溪云弗敢云者非其才不足于其分有所不敢耳內含章美恐不可作才

弱夫子謂以時發是時未可進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敬義還分動靜爲是蓋人於日用非動即靜非靜即動故朱子謂二者要放下霎時不得蓋未接物但當主敬使心體正直虛明則接物時便於一念之發加精義工夫若待事爲之著然後徙義則無及矣非所謂研幾慎獨誠意者矣夫子又謂六二之動直以方看其語意還重在直上蓋敬義二者固不可偏廢然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其微意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之不偏不倚渾然在中而各有條理此未發在內之中順即黃中通理也雖居尊位而能溫恭接下此已發在外之中順即正位居體也黃裳二字可分而中順二字不可分也順字從坤道來不從裳字來裳是下飾蓋溫恭接下乃其飾於外者而又有居下意也居上能下正見其中順處美在其中即爻辭之中順之德充諸內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即爻辭之見於外蓋坤德之順乃中之順故本義合而言之如乾之健乃中之健故夫子贊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二本義亦曰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

屯

六三

六乃陰柔三爲躁進又居動極六三乃才弱志剛者也

六四

婚媾猶言婚姻我求而彼合彼求而我合爲婚姻是陰亦可言媾不必拘陽也

彖

南軒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乎赤子之心者也盖童稚之時純一不雜人欲未起天理實存謂之大人者守此而巳謂之小人者失此而已人于此時守護保養則靜虛純一渾然天成施爲動作酬酢進退皆天理也非作聖之功起

于此乎、南軒此說、不但可釋此亦是孟子本意正是童蒙所有良知良能乃得于天非由于人、

象

廣平游氏云、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君子觀其勢之未達、則果其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其德、進齋徐氏曰、蒙而未知所適也、必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而達之、蒙而未有所害也、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而成之、徐說與朱子語類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合游氏與本義相發明、蓋泉之始出是一未散、象蒙之純一未散也、必行有漸是勢未達、象蒙之欲行未達也、德是德性即赤子

之心育者保護養育即中庸之尊德性也在童蒙謂之養正在君子謂之育德在人謂之養在已謂之育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有孚只是心有定主所謂有主則實即忠也本義安字本于此貞者行得其當不欲速而能待也心有主則光明亨通能待則不犯難利涉大川者不失幾敗事也易凡言有孚是言其平日能存誠即主忠信之意非謂臨事始有孚也若占者未能則又當勉

上六象

陽居險極則能出險陰居險極是其才弱無謀故爲不當

敎終頼三陽之力以出是未大失也

訟初六

陰柔居下必不能越理求勝何求之有然上有正應必能辨明而終吉也

象

無理而或取勝爲成訟取勝則不中矣有理之訟亦以中止

六三

能守舊居正亦是他以柔居剛志雖剛而才則弱也

象

夫子之意是言占者得此但當守舊或被人侵害亦不必訟或出而從王事亦當從上而不可專主即坤六三之無成有終也

九四不克訟

剛而不中故有訟然能以柔濟之則又能屈於理矣亦其以剛居柔以柔濟剛故能順理而變其初心也

師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衆陰為九二所以而九二又為六五所以故曰剛中而應

九二曰王三錫命夫子是主人君言人君之命將出師以

正命出也以字亦指人君言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彖辭吉無咎總承師貞丈人說則傳亦當總承爲是能以衆正是人君命將出師將奉辭伐罪能以衆正也剛中是將應是君行險即興師順即以正如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且無咎可知矣剛中而應則能師出以律而王三錫命矣行險而順則以生道殺民而能以衆正矣險只是危兵凶戰危非詭道也

九二

重看一中字言將之德如九二者在師能中則吉而無咎

矣還依彖義以剛處中爲是因其居下體之中見其得中

九剛而二中也象曰承天寵也爻辭本爻之象平說夫子

又推本于錫命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

六五是命將者故此爻只當以人君言使不當既指人君

焉得以中行爲長子也中行還是六五六五柔順而中故

能矢出以正且又能任老成所謂剛中而應王三錫命者

此也

比初六

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中虛者不偏不倚一真

自如中實者無雜一誠無僞也陰爲中虛陽爲中實動靜之體表裏之分也

六三

荀彧之於曹操蔡邕之於董卓皆是

九五

九五剛健中正但盡在已所以比天下之道而不求人之必比也比天下之道如彖之元永貞程傳所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也若違道干譽暴其小仁以求下比已則非顯比矣

鄧禹是內比竇融是外比隗囂公孫述是後夫

小畜

小畜當以小畜大下畜上卑畜尊非謂惡畜善邪畜正也如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凡有爭弟夫有內助之類小之畜大貴乎能巽此即諷諫幾諫之意下能以巽畜上不但上亨而下亦亨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當以此解小畜之畜程朱以畜聚之畜什之故有所畜者小能繫而不能固并厚積遠施畜未極畜已極之說夫雲至於密亦可謂畜聚之極然施未行而不雨者何耶程傳解大畜曰內乾三爻皆取被止爲義外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愚謂小畜亦當以此觀之大畜者上之畜下大之畜小尊之

畜畢其事易其勢順故三爻言吉言元吉言亨小畜者小之畜大下之畜上畢之畜尊其事難其勢逆故三爻必有孚始免傷懼而無咎有孚者能有取畜極則止而不可再往且以凶戒之而未嘗以吉許之也虛齊解大畜有曰易中只是剛柔萬變如四五二爻皆柔所應初二皆剛似當以初二為善四五為邪但主四五言則以柔善而止夫剛惡矣易中有大關紐只從剛柔善惡上取義若添箇中正則又善之善者此說得之

小畜大下畜上即臣畜君子畜父妻畜夫之類此亦天道人事之所當有者如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夫有內助非人

道之當然者乎但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臣子妻之能爲皆已躬之當爲非有過分之事也故周孔但勉以有孚而不許其吉且以婦人貞厲君子貞凶戒之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韓昌黎文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則文王以紂爲陽以已爲陰固文王之意也密雲不雨蓋言巳毋畜紂而紂不從猶雲徒密而不雨言陽不與和也自我西郊蓋君令臣行陽倡陰和理之當然也今以臣畜君乃陰先陽倡宜乎陽之不和也嗚呼文王之心昌黎有以知之矣此即大舜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邵子云陰必從

陽陽不能從陰然至於陰德積滿則陽亦不得不與之和此上六之既雨由於尚德載也橫渠云陰格陽而不得入則周旋不已而為風常見風起三日不已必雨是陰畜之極陽亦和必雨始散小畜亨是指小者亨而大者之亨在其中非直指大者言也如噬嗑亨賁亨復亨一例豈可獨此不為小畜亨乎正猶蒙亨不但童蒙亨而發蒙者亦亨也

彖傳

柔得位指六四蓋六四乃成卦之主以一陰畜衆陽是以小而畜大得位則其所畜必當理上下應亦以其當理而

從之也上應如九五之以隣上九之旣雨下應如初之自復二之牽復三則不應而自取其咎

密雲不雨尚往也

凡氣來則聚往則散尚往者言陽氣尚且往散而不為陰所係也是陽不和也陽不和者由陰先倡自我西郊故耳故施未行而不成雨也

象

天形廣大風氣微小凡遇風起則天色為之慘淡昏黑風行天上是亦以小而畜大蓋風行地上水上山上皆有限隔惟行於天上則無所不徧所謂四方風動也君子則之

務矣其文德使文德無所不被文命敷於四海是也此文德循舜之誕敷文德則脩文德以來之之文德傳謂文命德教也

初九

有過則有復無過何復之有有失則有畜無失何畜之有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夫有爭妻則其爲君父夫者可知矣故周公欲其復自道欲其牽復至於輿脫輻夫妻反目則亦君父夬之自取矣

復自道

不待法家拂士而能有過必改善補過也何咎之有蓋初

九以剛正之才又得柔正巽順有孚者為之正應宜其有過即改復自道而不自失也此猶大畜之輿脫輻不待畜而自止也

九二

在前為牽在後為曳牽者引也指六四畜之九二從之是牽復也非其在中何以臻此故亦能如初之不自失也又九五雖非正應而剛中巽體又得隣助宜九二之牽復也此猶大畜之有厲利已待畜而止者也

九三

六四畜之而九三不從是不行也此畜之不止與良馬逐

者相反矣九三過剛不中乃剛愎自用不能舍己而合於
改過者也不惟不從其言而且怒其言是夫妻之反目相
視也所謂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非不能正室而何
九三與六四相比有夫妻之象

九五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小之畜大以巽順為用以至誠
為本未有大之不可動者也大若未動隣亦來助之矣豈
惟人助天亦將助之矣故曰人之所助者信天之所助者
順

上九

既雨既處言上下既和則當止而不可再畜矣若婦人以此爲正而固守不止則危是何也如月之幾望陰德至此已積滿也過則厲矣所謂居寵思危弗畏入畏若伊尹因太甲改過而告休周公因成王即政而明農則無征凶之失矣或曰如此之說不見扶陽抑陰而易爲小人謀矣予曰陰柔大分固慝矣豈無淑者陽剛大分固淑矣豈無慝者故剛有善惡柔亦有善惡所貴者中正而已矣况陰陽乃天道剛柔乃地道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如有君則有臣有父則有子有夫則有妻必曰陰不可以畜陽小不可以畜大下不可以畜上則臣不可以畜君子不可以爭父妻

不可以諫夫、而人道亂矣、豈理也哉、或曰大畜以上三爻爲大爲上、爲尊、小畜以下三爻為大為上、為尊、倡非一例矣、曰此上下無常不可為典要者也、是讀易者之所當知也

巽乃陰卦、五上雖陽、其體則陰、以陰畜陽、故為小畜、艮乃陽卦、四五雖陰、其體則陽、以陽畜陽、故為大畜、大畜不專主上九一爻言、則小畜亦不當專主六四一爻、當大畜時、固有四五之陰、當小畜時、亦有五上之陽、但觀爻才之善惡何如耳、不必拘拘于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也、扶陽抑陰固易之大旨、若柔順中正可少之耶、強梗弗友可扶之耶、

愚謂内乾三爻但以在上居尊者言不必指定爲君子爲乾剛爲陽不受陰畜且如大畜内乾三爻或象童牛或豶豕或良馬逐未嘗指爲君子爲乾剛而不爲六四六五所畜也

六四柔順得正虛中巽體雖善畜然當小畜時不免傷懼但誠能動物而巽順善入故免傷害而無咎象曰上合志也下能有孚善入以畜上則上必合志而傷懼可免矣觀上之一字則卑小之畜尊大尤可見

九五剛中巽體中實信之質故有孚居尊故富厚有孚故攣如富厚故能以鄰兼此衆美何不能畜之有此佀文王

因美里而得散宜生等而免也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夫子因人認以其鄰由於富富由於居尊故曰有孚即攣如能以其鄰不但居尊富厚始能以其鄰也

上象

君子貞凶有所疑非已疑乃人疑如霍光之背負芒刺是也陰盛至於抗陽然後君子有所疑而不往非見幾之君子矣若荀彧之死漢室知道者固不之取也

履

履者人之踐履履履歷以允遇乾而名為履見人之踐履當常存敬畏如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至

易簀而始免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危懼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是履虎尾之意然敬畏則自能和悅和悅則不咥人而所履者無不亨矣

剛中正

帝位亦是危者故曰天位艱哉毋安厥位惟危能以剛中正履之則能敬畏而和悅矣

九二

履道平坦是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意故夫子曰中不自亂也

泰

天地交則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上下交則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九二

當剛而剛當柔而柔中也質剛而用柔質柔而用剛剛柔相濟亦中也各適其宜是也剛柔與威明不同不可一例彖引剛柔相濟以質言輕重不偏以事言

六四象

本義上下字當以內外字看即彖詞之內君子而外小人之內外、陰本居下、言小人本心在居內處外非其本心也故翩然內復不待富厚由在外則失實在內則得實也易

進而艱退乃小人之實心故不戒以孚由於中心願中心願即實也貪位嗜進扳援黨附乃小人之情實皆字指三陰

否

泰是君臣相得而君子得行其道是致泰者君子也否是君民相隔而小人得逞其欲是致否者小人也君子致泰無他只是以類進而去小人耳小人致否無他只是以類進而害君子耳之猶於也由也致否者由於匪人也非我族類故謂之匪人邪正不兩立故不利君子貞

彖傳

天下無邦見君民相隔后非民罔與守邦雖有邦與無邦同此上下指君民言而臣在其中泰上下指臣言而民在其中臣皆以君子言若小人則否固亦上下交矣

六二

包其傷善之心而外為承善之態所謂掩其不善以著其善也此中正非指全體言乃一事之中正盖小人承順君子乃理之當然偶此一事之中正耳其全体則陰柔致否之小人也六其全體二其一事也包是包藏希作包容小人寔不能容但外面奉承則有之如李林甫之口蜜腹劒是也腹劒是包口蜜是承

六三

陰柔中正何害其爲有德惟不中正所以爲肆惡之小人也小人能肆惡正是他才處故曰小人無才何以動人主葢小人自有小人之才如便佞口給變亂黑白顛倒是非是也乃才勝德者也傳曰朱以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用於不善則能傷善矣然其秉彛良心終有不可泯者自古小人害君子皆陽與而陰擠之即陽與之心恐人見巳之非也非并包羞而何所包藏傷善之心甚可羞也耻就巳言羞就人言其傷善之心陰險狡譎千方百計稍有人心者皆不忍爲而彼忍爲之所謂言之汚口舌書之汚簡編者

也蒙引以不中正為短于才而不能害君子然則使中且正而長于才則能害君子乎于理窒矣外雖陰柔而內志則剛何謂未能包羞不言凶咎者否其所致何凶如之六者包也三者羞也以小人而居人上是位不當也故其包羞多可羞

同人

彖傳

謂之乾行、乃剛健而中正者也、血氣之健得當、就是義理、非血氣之外另有義理也、得位、乃各止其所正也、中則盡善盡美無過不及、愚嘗謂正為善中為至善、

象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理則一而已矣一者中正也不齊只可言情各得其情乃理也

大有

象

火在天上明無不照則知風行天上勢無不被矣武王伐紂陳於牧野吏亦曰俟天休命只作眷命說為當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彖謂應天時行即順天休命也

初九

無害是初九自無害非四害之也

六五

高宗稱傅說曰、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是下之風由於上之虚巳以應賢也、

豫

六二

諸爻以外物之順適為豫、獨六二以中心之定靜為豫、故能見幾精義以至於入神、中庸凡事豫則立、豫素定也、安靜堅確之謂也、凡事可立、非見幾者不能、夫子以六二本於中正、則介於石者、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不終日者、天下之達道和也、

六五

貞者固也固者痼也言痼疾也中未亡宜依程傳中之尊位未亡即正中之中象凡言中正以理言正中以位言位可以亡言理不可以亡言亡對存也若作中道不通如衰周之下堂見諸侯威令下同列国其不及甚矣何中道之有中未亡如中天下而立之中臨川謂位與號猶未亡

隨

卦以物隨爲義剛來下柔與動而說此隨之道所以致物之隨也如程傳以上下下以貴下賤動而可說所以隨也還是所以隨者巳能從物物之隨者物來隨巳猶比之彼

此相比也二句皆主巳言而物隨自在其中盖巳能從善而物有不隨者哉

物九

官字只是主字言筮得此爻者其事當有變渝以隨人也以陽居震體之初有變動之象且以九居初有得正之象故戒以貞則吉也初有門象故又戒以出門交如同人之初亦欲其出門同人有渝以事言出門交亦當以事言若以人言皆當以人言然人與事皆當指一人一事說豈可分兩様而泛及衆人衆事哉貞者正也出門交者公也公則正矣如孟子國人皆曰賢皆曰可殺是出門交也固是

公亦是正若左右諸大夫則非出門矣曰勿聽者恐其私也私則不正矣夫子謂不失者不失乎正也

六三

小子邪人也非所當隨者也丈夫正人也乃所當隨者也而又曰利居貞者何也如太公之於文王伊尹之於成湯孔明之於先主豈非當隨而求有不得者哉必待後車三聘三顧而後隨者利居貞也不然則枉巳徇人非隨之正矣

蠱

器久不用而虫生人溺宴安而疾生治樂因循姑息而弊

生、皆謂之蠱。是凡事皆弊壞了、非特將壞、但未至危亂耳。然物極則反、事久則變、此蠱所以有元亨之理也。然非大有所更張、如濟大川、然則不利。先甲後甲、乃善更張之術也。本義既訓蠱為壞極有事、至先甲後甲則曰將壞、何也。其曰不使大壞、則可使小壞、曰不使速壞、則可使緩壞、此正小註畧略撐住、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此乃後唐姑息之論、宋人調停之說也。豈聖人治蠱致元亨之道哉。依蒙引說甲字當訓作蠱字、何以謂事之始事者、往有事之事也、乃治蠱之事也。治蠱者必從新整勑振起之、故曰始也。先甲後甲、依程傳為當。先甲則反本窮源、搜根

剔蠹而原其弊之所由生而有更新之意启甲則長顧卻慮熟思審處而防其弊之或再萌而有丁寧之意聖人救弊萬全之策也試以舉業一端言之國初設科取士盖欲明經飭行緣儒餙吏今則徒事口耳籍為利媒奔兢刻剥甚於盜竊上行下効日有甚焉紀綱廢弛風俗頹弊百孔千瘡不可殫述非蠱而何先甲三日者原其致此良由以文詞取士而不察其實行後甲三日者實由於以虛譽用人而不核其實功今欲更新而治之莫若以成周之論秀造士者養之於始以漢宣之綜核名實者黜陟於終而明道之看詳學制實端本澄源之論而為今日治士習之蠱

之良法也、厓岀屢引程傳又備載朱子語錄云云盖亦有疑於本義而不敢質也、傾否治蠱者、中興繼世之君也、革命亨屯者、開基創業之君也、不可以湯武漢唐之興為治蠱、

初六

謂之蠱、則壞極而有事、豈壞未深而可以謂之蠱耶、初六質剛志柔巽體善入、故能幹父之蠱、可謂有子而考得無咎矣、恐其過於柔順、故又戒以危厲始得終吉、盖剛則能幹、柔必能勇、猛方可濟事也、象曰意承考也、前人已壞之緒、今改更整頓之、似不順於父而意則實順也、

九二象

不可貞乃是遜以出之九二質剛六五柔暗故戒之然用柔善入故能幹由其得中道也

九三

謂之幹蠱已是當幹九三陽剛且能幹但恐性質過剛不無拂戾之嫌耳此其所以小有悔也巽體得正卒為善幹故無大咎也故夫子曰終无咎也小有悔指其始無大咎要其終

蓮谷先生讀易索隱上經卷之一